

周植夫瀛社擊鉢吟掄元詩探析

俞棟祥*

摘要

周植夫活躍於臺灣光復後之詩壇，參與擊鉢吟賽。本文就其在瀛社，自 1966 年至 1981 年所主辦之擊鉢吟賽中，奪元 33 次，掄元之作探討之。全文以周植夫生平簡介，敘述擊鉢吟歷經日治、國民政府在台灣，活動依舊綿延不絕。台灣詩社，用聲情、辭情的角度，大多保持用閩南語讀音吟誦，此是台灣詩社，得以延續主要原因之一。周植夫掄元詩作表現手法特色。最後得出藉由詩社中的「擊鉢吟」創作與交流，傳統漢詩方能在日治時期，得以延續發展，傳統漢詩不但沒有消失，且為現代文學或未來文學，奠下了良好基礎。望此文能有所呼籲，望有志之士，一起創造詩書社會。

關鍵字：周植夫、瀛社、擊鉢吟、掄元詩

An Analysis of Zhou Zhifu's Yingshe Beating Bowls and Chanting Yuan Poems

Yu, Tung-Hsiang

Abstract

Zhou Zhifu was active in the poetry circle after Taiwan's liberatio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bowl-beating competition. Poets did not only have to find content in the piles of ancient book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 solid foundation in Chinese, they also ha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events, won the favor of everyone.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Poetry Society Competition in the Ying Socie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works that won the Yuan 33 times in the Ying Society, from 1966 to 1981.

The full text is based on Zhou Zhifu's introduction and narration.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Taiwan are still going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ice and sentiment, Taiwan Poetry Society mostly keeps reciting in Hokkien dialect.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Taiwan Poetry Society has been able to continu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ou Zhifu's Yuanyuan poems are explained by his expressive techniques.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only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beating bowls" in the Poetry Society,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did not disappea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modern literature or future literature.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appeal, and hope that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will create a poetry and book society together.

Keywords: Zhou Zhifu, Yingshe, Beating the Bowl, Swirling Yuan Poems

一、前言

周植夫活躍於臺灣光復後之詩壇，參與瀛社擊鉢吟賽。瀛社到目前為止，為台灣日治時期迄今，存在歷史最悠久詩社。以下就其在瀛社，自 1966 年至 1981 年所主辦之擊鉢吟賽中，奪元三十三次，掄元之詩作探討之。因為周氏在瀛社的多次的掄元詩作傑出表現，促使各大詩社爭相禮聘為詩學指導老師。而周植夫也有鑒於國語教學的普及化，古典詩學日漸式微，從此致力漢詩教學，樂此不疲。也因為如此，目前瀛社的社友，大多或多或少跟他有所關聯，或為其弟子，或為其再傳弟子，或為社友，或為其社友再傳弟子，或為社友之友等。

二、周植夫簡介

周植夫（1918-1995）基隆暖暖人，暖暖公學校畢業後，曾入私塾習漢學。祖籍福建同安，本名孫園，字植夫，以字行，為臺灣戰後重要漢詩人，台灣光復初，設「合發德記營造廠」，從事土木營造，承包港務局工事，約十年結束營業，遂往臺北謀生，曾任職「中華藝苑」編輯二年，先後入「大同吟社」、「瀛社」、「庸社」。交友時賢，閒時耽吟，手不釋卷，詩名益振。又任「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委員，並以其師社長王子清

「同勵吟社」續名其門，並且義務擔任「新生詩苑」校對二年餘。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邱天來等先進成立「基隆市詩學研究會」，延聘為詩學講師。遂返基，傳授鄉里，主講王漁洋詩，東坡詩，劍南詩等等。繼有臺灣大學教授陳今次好古詩者、書家李普同「心太平室」門人等，共請為師，由是奔走北、基兩地間，以傳播詩學為樂。其得意門生有王前、蔣孟樑、林正三、鄭水同……，均為臺灣當代詩壇一時俊秀。

周植夫生平最推崇清代王漁洋詩學，常言其成就不及他個人的詩學，得教者以為榮焉。宜賓羅戎庵（1923-2007）在《竹壇詩稿》序文譽之云：「三臺物望，一代詞宗。與花蓮駱香林（1895-1977）、臺北吳夢周（1898-1971），先後為鼎足三賢，世無異議。」¹各書家出作品集，每欲得其序為標竿。

1995 年籌劃國慶表演，勞累過度以心疾發作於北市，命終孔誕之辰，葬於母墓之後，聞者以為篤孝精誠所致。告別式當日，萬人空巷，達官顯要，無數弟子，及親友前來捻香致意，仙逝數年後，為追思之會，基隆詩學研究會等收集古近體詩 561 首，輯為《竹潭吟稿》，基隆市政府出資，1997 年 4 月出版。

三、擊鉢吟在臺灣

1925 年（日治大正 14 年）1 月 1 日，張我軍於《臺灣民報》3 卷 1 號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²一文，強力抨擊台灣的舊文學。比先前於〈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中批評台灣舊文人如同「守墓之犬」以來，更為猛烈的攻擊砲火，文中直述台灣多數舊文人，躲在中國舊文學的破舊框架裡，不能瞭解新文學革命的意義，並以胡適「八不主義」，逐項、逐條批評舊文學的弊端。隨後，於《臺灣民報》3 卷 2 號發表的文章，批評目標更具體且更激烈〈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一文：

現在臺灣文壇上，方在盛行一種所謂擊鉢吟。擊鉢吟是什麼一種東

¹ 周植夫：《竹潭詩稿》（基隆：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1997 年 4 月），頁 9。

² 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臺灣民報》2 卷 24 號（1924 年 11 月），頁 6-7。

西，大概用不著我來說明了。……這所謂擊鉢吟是詩界的妖魔，……那末非先把這詩界的妖魔打殺，非打破這種惡習慣、惡風潮不可。……他們是故意去找詩來做的。他們還有許多的限制，一、限題，二、限韻，三、限體，四、限時間，有時還要限首數。……這些從文學的眼光看去，沒有一種有意思的。……所以我說擊鉢吟是無意義的東西——如詩社的詩的課題，也是這類的無意義的東西。……我們極力替擊鉢吟辯護的結果，遂給牠出兩點小美點。這就是我所謂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啦。牠的美點在那裡？1.養成文學的趣味，2.磨練表現的功夫。……可是現在的擊鉢吟，已從根本上錯誤了（如前面已說過），所以不但不能獲到這二點應有的美點，反而要加上許多的弊害。³

張氏在此文中，針對擊鉢吟的創作，所要講求的限制，包括限題、限韻、限體、限時間等，認為喪失文學創作應有的原意，所以多所批判，因此認為「擊鉢吟」成了一種「無意義的東西」。不過，他也提到「擊鉢吟」還有那兩點小美點，就是在於「養成文學的趣味」、「磨練表現的工夫」，可見張氏並不完全否認「擊鉢吟」也是可作為一種「學習過程」的意義，可是他不能理解或體會，當日本政府統治當局，所推動的國語教育逐步落實，臺灣的漢文課程教育在公學校，即將漸漸被廢除時，傳統的舊文人，希冀透過這樣的「擊鉢吟—學習過程」，能維繫傳統漢文於一線存續的苦心經營。

往後這場新舊文學論戰仍然繼續，一直延續到 1942 年（昭和 17 年）的戰爭時期。在此過程中，台灣的新文學創作質與量，逐步開展迭有成長，台灣的詩社數量也依然不斷增加，全島詩人聯吟活動照常年年舉行，而參與者則一直維持在兩百人上下，張我軍所特別點名批判的「擊鉢吟」活動，隨著詩社數量的不斷成長，在台灣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⁴

詩社的「擊鉢吟」活動，即使到了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

³ 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臺灣民報》3 卷 2 號（1925 年 1 月），頁 6-7。

⁴ 關於當時詩社狀況，參見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 7 月），頁 183-195。

強力推行（北京）國語教育，台灣的社會中，仍然一直存續著，儘管目前詩社的活動，參加者多半已是耄耋或白髮蒼蒼之長者，然而年青輩的學詩者，亦常常可見，老、中、青三代皆有同聚一堂，繼續傳承。究竟是什麼因素，讓在日治時期新文人極力想要拆除的「擊鉢吟」這座破舊殿堂，卻得以不斷的成長與延續？又是何種因素，讓新、舊歷史儼然已經交接的當下，「擊鉢吟」活動依舊綿延不絕？其中原由，值得深入探索。

四、周植夫掄元詩作特色

文學作品，內容好比是內涵，形式好比是結構，形式與內容搭配得宜，就會相得益彰，由於臺灣擊鉢吟的創作是以近體詩為主。以下針對詩作的表現手法來探討。

（一）對偶精巧

對偶亦稱對仗，指詩作中上下之兩句，平仄、字數、句法相對。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⁵所以說文章貴乎自然，心神領會，當偶則偶，脫口而出。乃為文學創作者運用之妙。黃永武亦云：「近體詩的對仗精嚴，古體詩中對偶的詞句也比比皆是，這是中國詩的特色之一。」⁶近體詩的律詩格律對頷聯、頸聯的要求最為嚴謹。

1. 數目對

舉凡具有數字與數字相對仗的句子，如一、二、三、四；百、千、萬；多、少；群、孤、雙等之詞，稱為數目對。用數字將抽象之物顯明、具體模擬描述，以下舉數例探討：

〈義方居榮獲總統頒匾〉

⁵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 10 月），頁 132。

⁶ 黃永武：《中國詩學·考據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 年 9 月），頁 74。

「一」門高譽令人羨，「數」頃名園為國捐。⁷

〈征塵〉

「萬」斛隨風飄驛路，「十」年作客滯江湖。⁸

〈春郊訪勝〉

撲蝶花「千」樹，聽鶯酒「一」壺。⁹

〈劍潭懷古〉

劍沉「千」尺水，樹擁「數」間廬。¹⁰

詩作中，利用數字對偶精巧，表達豐富的情感，藉以紓發心中感受，可說是真誠自然。

2. 顏色對

詩作中的色彩，往往不是肉眼直接看到的顏色。但可以透過聯想，產生變化，增添詩作的美感。蕭水順：「詩的語言是一種意象語言，從『色相』產生的『意象』更能生動、鮮活，栩栩如生，詩人不放棄意象，所以詩人也絕不會放棄色彩的說服力」。¹¹色彩顏色字句的巧妙運用，除了讓人有鮮明的視覺外，也可增添詩作的美感，以下舉例之：

〈延年菊〉

「色」微嵩嶽壽，「淡」似網溪雲。¹²

〈屯山踏雪〉

尋梅羞「白」髮，詠絮羨「朱」脣。¹³

〈旗亭話舊〉

⁷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頁143。

⁸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46。

⁹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57。

¹⁰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70。

¹¹ 蕭水順：《青紅造白》（臺北：故鄉出版社，1982年），頁37。

¹²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48。

¹³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60。

談心「白」社知音少，回首「紅」窗寄意長。¹⁴

運用顏色、色彩對偶，可讓詩作畫面，有亮麗繽紛之感，使人對詩的意象更為深刻。

3.典故對

徐芹庭：「用典亦稱用事，乃引古事以用於詩文者也。」¹⁵張夢機亦曾云：「用典分事典及語典，詩人在寫作上，每喜用事或用辭。用事乃為：一、以簡馭繁，二、據事類義，援古證今，為議論找根據，三、用於比況和寄託，借典委婉代言。而引成詞，一則有來歷的字和辭，經古人選用，必然最適於表達某種情思，二則思詞句出處的意義，可多一層聯想。故，墨客騷人，並不避諱用點。」¹⁶故古、今之文人作詩皆常用典，擊鉢吟的典故對，當然亦有之，以下舉例：

〈每逢佳節倍思親〉

春暉寸草空遺恨，令節他鄉倍愴神。¹⁷

引用唐朝詩人孟郊（751~814）的〈游子吟〉詩中有「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春暉」的典故，逢到「令節」之時倍思親。

創作詩作，用典故，豐富詩的內涵，也將詩人的心聲，可以委婉陳訴。在詩人的巧思、妙筆下，讀者可以聯想，另達一個境界。

（二）擅用典故

中國歷朝歷代文人反對用典者，不乏有之，如鍾嶸（？-518，字仲偉）：「志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文章殆同書鈔。」¹⁸宋末元初詩詞評論家嚴羽（？-約 1245，字丹邱，一字儀傾）云：「不必太著題，

¹⁴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 165。

¹⁵ 徐芹庭：《修詞學發微》（台北：中華書局，2015 年 11 月），頁 135。

¹⁶ 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欣賞的學與悟》（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 年），頁 207。

¹⁷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 187。

¹⁸ （梁）鍾嶸著，徐達譯注：《詩品》（臺北：地球出版社，1994 年 5 月），頁 23。

不必多使事。」¹⁹近人推廣白話運動的學者胡適（1891-1962）也說：「適嘗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總之以用典見長之詩，決無可傳之價值。」²⁰很明顯地表示其對用典的反感。

然從古至今，也有不少贊同、推崇用典的文人之士。例如《文心雕龍·事類篇》云：「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²¹闡述對用典的贊同與推崇。尤其針對胡適不用典，黃忠慎（1955-）提出不同的看法：「胡適所謂的『不用典』是指『狹義之典』至於『廣義之典』是可用的，用得好、用得巧，會使你的作品更為精美，所以我說的胡適『不用典』不妨加一個字，『不濫用典』！」²²

中國的詩歌，向來是用最精鍊的語句來表達，尤其擊鉢吟以近體詩為主，句數、平仄、對仄、押韻等都有嚴格的限制和規範。如何能在有限的字數下，將詩作情感、意境貼切地闡明。讓詩歌能精巧的化繁為簡，用典故來表現，可以解決了，使用冗長語句的表達。

劉勰的《文心雕龍·事類篇》開宗明義言：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²³

劉勰所說的事類即指用典，是有兩個面向的內容：一是舉人事，在文學作品、詩作中，引用前人的故事或史實，一是引成辭，引證前人或

¹⁹（元）嚴羽著，黃景進撰述：《滄浪詩話·詩話》（臺北：今楓出版公司，1986年12月），頁68-69。

²⁰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寄陳獨秀》（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頁2-3。

²¹（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下篇》，頁170。

²² 黃忠慎：《概論文學·再談胡適所謂「不用典」》（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頁176。

²³（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下篇》，頁168-169。

在古籍中的語辭。觀乎周氏的掄元詩作，擅用典故是其詩作藝術特色之一。茲分為一、「引成辭以明理」，二、「據事以類義」。來探析其用典的技巧。

1. 周植夫掄元詩作中「引成辭以明理」的語典

「引成辭」：「是引用經傳古籍裡的文句來表達自己思想情感的修辭法。」²⁴此將引成辭的形式分增損改易及借代兩部份來探討：

(1) 增損改易

詩作中引用前人的作品，有增損、改易部分內容字句，舉例如下：

〈廉泉〉

一泓寒碧出層巒，澄澈依稀鏡裡看。²⁵

詩作中，引用晉·王獻之(344-386)〈雜帖〉：「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唐·修睦(？-899?)〈僧院泉〉詩：「澄澈照人膽，深山只一般。」

〈瑞三介壽堂雅集〉

家教有經傳五子，清平無敵賦三章。²⁶

採用《三字經》：「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竇燕山五代後晉時人，原名竇禹鈞老家是薊州漁陽。他教育的五個兒子，都很有成就，光耀門楣。此詩作，利用此典故，推崇主人家的父母，教子有方。

詩作中，在引用前人的語句典故，會稍加更改增減字句，不以原句照抄，可謂創新之作。

(2) 借代

徐芹庭對「借代」有說明：「借特別之事物，以描述所欲敘述之對象者謂之借代。」²⁷黃慶萱用修辭學的觀點說：「所謂『借代』。就是指在談話或行文中，放棄通常使用的本名或造句不用，而另找其他與本名密切

²⁴ 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1999年），頁309。

²⁵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54。

²⁶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55。

²⁷ 徐芹庭：《修詞學發微》，頁61。

相關的名稱或語句來代替。除了使文辭新奇有趣之外，還可以凸顯事務的特徵，使要表達的命亦更為適切、細膩、深刻。」²⁸詩人在詩作時，用此方法，使詩文有時更能貼切表達意境，茲舉例如下：

〈瑞三介壽堂雅集〉

地名猴硐雲呈瑞，溪接龍潭水自芳。²⁹

龍潭本為深淵。喻為凶險之處。在臺灣有地名，位於桃園中壢處南方。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詩中「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曾鞏〈冬望〉詩中有「龍潭瀑布入胸臆，嘆息但謝宗與雷。」

周氏深入廣泛的閱讀前人的作品，讀書用功之力道，橫跨的範圍非常的廣泛，經過消化、吸收後，成為自己作詩的材料，讓人讀之再讀，玩味無窮。

2. 周植夫掄元詩作中「據事以類義」的事典

在此處提出的「事典」，是指在詩創作時，詩人援用古籍故事或者古人故事融入作品之中，讓想要表達的思想、意境、情感，精練表現的一種手法。詩人引用各種典故的詩作非常多，以下將其詩作分為一、神話傳說，二、古人事物來探析：

（1）神話傳說

周植夫詩作中，以神話傳說融入為詩的作品，以下舉例：

〈竹聲〉

鳳尾迎風響四圍，幾疑吟嘯化龍飛。³⁰

龍和鳳凰一樣，都是神話中的動物，是基於人們美好的想像而產生的。龍是我國最古老的圖騰，都是被皇室所用，作為九五之尊的象徵，代表著至高無上的權威、勢力。鳳凰的感覺就比較親切。常常被用來作為吉祥幸福和美好愛情的象徵。許多吉祥的詞彙都會用到鳳凰，比如「有

²⁸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17年10月），頁355。

²⁹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55。

³⁰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125。

鳳來儀」、「鳳凰於飛」、「丹鳳朝陽」等。此詩題目〈竹聲〉，詩作意指炮竹一聲除舊歲，表示新春龍鳳呈祥。

（2）古人事物

中國在數千年的歷史文獻史料記載中，某些人、物事情，或因趣味、或因有名，其事跡輾轉傳述或被運用成為事典。周氏掄元詩作中，用事典入詩，茲舉例如下：

〈春郊訪勝〉

劍潭尋古蹟，貝塚賞名區。³¹

劍潭地名之來由，有不同的說法。其中有一，是相傳 17 世紀的漢人鄭成功有關。傳說 1660 年代，鄭成功帶領軍隊行經此河段時，遇見神怪，造成的大風浪。為壓制伏怪，鄭成功身邊寶劍拋出，始降服神怪。後人為紀念此事件，故將該河段流域以劍潭命名。不過對照歷史考證，此僅為民間傳說，並不確實。

周氏掄元詩作中，引用典故，拾手皆有，雖然有人不贊同用典，但是用典取材廣泛，可從神話或民間故事或地方典故……皆可引用。亦可令人一讀再讀，耐人尋味，回味無窮。且能借古喻今、即物托興。周氏詩作的用典手法，能將所要表達的意義與內涵，讓讀者更能體會詩人作品中的練字煉意。

五、結語

臺灣傳統的漢詩社目前延續「擊鉢吟」活動，大抵以近體詩，用「首唱」、「次唱」來進行創作活動，皆是以「限題」、「限韻」、「限體」、「限時」等「四限」來進行創作。首唱是在家先作，比較有時間；次唱是當場現作，時間較短。然此兩種方式的最大特點就是「同題共作」。由於題目、押韻、體裁都受到限制。如果參賽詩人要在眾人中脫穎而出，他在詩文的博學強記，題目上多方的思考，就要相當費心，就是在此活動磨練詩學能力。雖然難免有人還將此視為「雕蟲小技」。但對漢文化的延續，

³¹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頁 147。

功不可沒。台灣名詩人林獻堂的〈無悶草堂詩存序〉云：

憶三十年前，兄嘗以擊鉢吟號召，遂令此風靡於全島。有疑難之者，兄慨然曰：「吾故知雕蟲小技，去詩尚遠，特藉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³²

雖是「特藉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然在日據時代的臺灣能藉以保存漢文化，厥功不小。國民政府來臺能迅速與漢文化接軌，甚至發揚光大，吾輩可從周氏的掄元詩作可見一斑。況且時代在進步，題目也會改變，其中詩文內容也會改變，若參賽詩人沒有累積功力，推陳出新，也很難得到讚賞，茲舉例如下：

1967 年瀛社課題〈錄音機〉五律庚韻，周氏掄元詩作：

一卷留音在，能傳萬里情。
匠心真巧妙，側耳甚分明。
帶裡藏君話，天涯寄友聲。
依稀如晤面，獨播到深更。³³

「錄音機」在當時是個時髦產物，表示詩社的命題也會隨著時代產生不同的課題。又 1969 年瀛社課題，〈促進淡水築港〉七律虞韻，就是當時新聞熱烈討論的話題，周氏掄元詩作：

海防廳設此名區，舊港淒涼長荻蘆。
合為重開勤浚渫，莫教深塞任荒蕪。
大洋北去通三島，公路東迴近上都。
寄語梧棲休並論，滬江形勝冠蓬壺。³⁴

雖是古典詩，但也附有時代背景的景物，詩人也不是只有在古書堆

³²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序〉《無悶草堂詩存(上)——《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台北：龍文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 3 月），頁 5-6。

³³ 林正三、許惠玟：《歷代詩題便覽》，頁 151。

³⁴ 林正三、許惠玟：《歷代詩題便覽》，頁 157。

裡找內容，除有深厚的漢文基礎，也要對時事有所瞭解，才能在「同題共作」中，贏得眾人青睞。周植夫詩中提出淡水舊港迫切需要修建，希望能成為臺灣首港。強調交通暢通，促進商業，經濟發展。所以古典詩中，帶有時代意義也含有個人想法不同。

從在瀛社詩會比賽紀錄，詩人從民國七十年以後就少有參賽，而他的門生王前、蔣孟樑、林正三、高丁貴、鄭水同等開始陸續掄元，所以他的教學帶動影響力，已真正紮根在臺灣詩壇，維護保存我固有的傳統詩學，實在功不可沒。

本文以「周植夫在瀛社的掄元詩作」撰寫歷經一段時間的琢磨。多方研討，得出「擊鉢吟」仍是練習詩作，最好的捷徑之一，且用閩南語的讀音來吟誦詩詞，聲情、辭情更具有美感，許多平仄、韻腳等聲韻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且將周氏的創作特色，作一探討、分析。

臺灣的文學史如要建構完整，臺灣詩社的「擊鉢吟」是不可不提出探討的一環。臺灣詩社始於明末遺老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號斯菴或作斯庵，生於浙江鄞縣）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創立的「東吟社」，在臺灣第一個詩社，傳統漢詩文學從此在臺灣落地生根，逐步的在臺灣的土地上，成長茁壯。清朝末年開始興盛。雖然甲午戰後，清朝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政權的移轉，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之下，臺灣的傳統文學，當時是一段重創打擊時期。端賴於當時的傳統文人，藉由詩社中的「擊鉢吟」創作與交流，方能在日治時期，傳統漢詩沒有消失。並且為現代文學或未來文學，奠下了良好基礎。望此文能有所呼籲，望有志之士，一起創造詩書社會。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梁）鍾嶸著，徐達譯注：《詩品》（臺北：地球出版社，1994 年 5 月）。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 10 月）。

（元）嚴羽著，黃景進撰述：《滄浪詩話·詩話》（臺北：今楓出版公司，

1986 年 12 月)。

(二) 近人論著

朱光潛：《詩論》(臺北：五南，2020 年)。

吳淑娟：《台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林正三：《續修臺灣瀛社志》(台北：臺灣瀛社詩學會，2017 年 2 月)。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台北：龍文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 3 月)。

周植夫：《竹潭詩稿》(基隆：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1997 年 4 月)。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

徐芹庭：《修詞學發微》(台北：中華書局，2015 年 11 月)。

莊幼岳：《庸社風義錄》(台北：庸社，1958 年)。

林正三、許惠玟：《歷屆詩題便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 年)。

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臺灣民報》2 卷 24 號(1924 年 11 月)。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3 卷 2 號(1925 年 1 月)。

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欣賞的學與悟》(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 年)。

黃永武：《中國詩學·考據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 年 9 月)。

黃忠慎：《概論文學》(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 年)。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 7 月)。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17 年 10 月)。

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1999 年)。